

## 開放文學－江湖俠義－雍正劍俠圖 第十八回 喪良心行刺神槍李 捉淫賊奮勇上湖南

上回書說到：撓頭獅子陸滾逞能，在李躍功房裡私下練功，自己又不會，結果身死，誰都不知道。李能把茶泡好，端到大廳來，一看陸滾不在，心裡納悶：二爺幹什麼去啦？只好在廳中等候。李躍爺子洗完澡後，李英攙扶著高高興興回家。等來到家中，李躍抬頭看擱扇上的鑰匙沒有了，問：「功房的鑰匙呢？」李能一怔：「老奴不知道哇。」「跟我來。」爺三個往外直奔後院功房。到了門前，李躍一眼就看到門鎖啦。一抬鎖「啞啞」踹開門。嚇得李大爺混身顫抖，顏色更變，汗如雨下，一歪身差點沒倒下，幸虧李能、李英給扶住：「老爺子您要保重啊。」陸滾在血泊之中早就身死啦。李躍熱淚滾滾，腳步踉蹌，強掙扎來到近前，長歎一聲：「賢弟，悔不該叫你來到功房，更不該叫你練這功夫，也忘了教你躲避之法。誰料你如此大膽，私來功房，到現在大禍鑄成，愚兄追悔不及，教我如何對得起弟婦姪男！」說著，哽咽難言。擦乾眼淚，回到前廳，將身坐定，說：「李能啊，你到西院見二奶奶去，請她帶著姪男過來。」李能來到西院門口，啪啪一叫門，陸忠把門開開。李能進支稟道：「拜見二奶奶。」二奶奶問：「找我有事嗎？」「大爺請二奶奶帶著少爺去東院一趟，說有事商量。」二奶奶答應，換了一件乾淨的衣裙，攏了攏頭髮，領著孩子隨著李能奔東院，心裡忐忑不安，感覺著要出什麼事似的。到了客廳，李能挑簾攏，二奶奶進來，萬福行禮，拜見了兄長。李能搬坐位請二奶奶左氏坐好。李躍這才開口：「今日請弟妹過來，有兩句話說。」二奶奶低著頭，已然感到有不祥之事了：「大哥，有什麼事您就說吧。」「弟妹，您可別著急，剛才愚兄帶著孩兒前去沐浴，不想兄弟趁我不在，到後面功房練功，出了一點錯，請弟妹帶孩兒去看一看吧。」李能頭前帶路，左氏安人心突突亂跳，李躍站起身形，大家一同往外走，直奔功房。來到門前，李大爺拿出鑰匙，打開鎖頭，然後一推門：「弟妹請看吧。」

左氏帶領陸寅往裡走，低頭一看，見刀子上有血，陸二爺一身是血，地下一片血跡，早已身死。陸二奶奶兩眼發直，一下子撲過去，撫屍大痛。八歲的孩子陸寅也泣不成聲，捶胸頓足大哭起來。陸二奶奶哭得死去活來，一聲高一聲低，撕心裂膽。等二奶奶哭的力竭聲嘶，李大爺過去一抱拳：「弟妹，人死已矣，不能復生，悲傷無益，請您多保重，弟妹，先到大廳說話吧。」

陸二奶奶試去淚痕，帶孩子一齊來到前廳，李能依然把門鎖好。

大家落坐，二奶奶抽抽答答：「哥哥，這是怎麼回事？您兄弟又如何遭此慘死呢？」說完又放聲大哭，小孩兒陸寅在旁邊見母親哭得淒慘，他也大哭起來。李大爺擦了一下眼淚：「弟妹，事到如今愚兄不能不說話了。」左氏安人收住淚痕：「大哥有話，講在當面吧。」「我和陸賢弟交好幾十年，推心置腹，當初我弟兄應該各回鄉里，他回湖南，我返雲南，只因為他不願與為兄分手，才一同來到雲南，十幾年的光景，得有今日，也非常容易呀。我們分居另過，各自有後，愚兄的功夫不能擱下呀。」李躍把陸二爺在功房要練騰身步月功，自己如何攔阻，今日帶李英父子洗澡去，他私人功房，結果自戕而亡。李躍含著眼淚：「弟妹，我是做兄長的，不能責備已故的弟弟。」

兄弟想練功夫，您府上也不乏閒房，釘個鐵環，鍛造幾把尖刀也花費不了幾個錢。在自己家裡喜歡怎麼練都可以，為什麼非要到寒舍來練哪？到現在使李躍有口難言！弟妹，如果你相信李躍說的是真話，就請弟妹回家準備，愚兄一定豐盛盛埋葬二弟。事畢之後，我把李氏家傳武藝，傾囊傳授陸寅，使其自立。如果弟妹認為李躍這話有假，這死屍尚且未離寸地，請弟妹到府衙告狀，愚兄與弟妹堂口相見，盯著打官司。」陸二奶奶趕忙站起來：「大哥說哪去啦，李、陸本是一家，您兄弟在世之時，不止一次提到，沒有兄長，沒有陸氏一家人。兄長與陸家只有恩沒有仇，總是陸寅他爹任性，才成此大錯，怎能提到訴諸官府哪？小妹是婦道人家，沒經過這麼大事，只憑兄長辦理。」「弟妹如此知理，李躍五衷銘盛啦。就請您回家準備孝服吧。」陸二奶奶帶著陸寅，一路悲泣回家啦。陸二奶奶也是聰明人，這絕不是李大哥害死的丈夫，只能私了，不能驚官動府，孤兒寡母，更需要兄長的照顧。

李躍等陸二奶奶走後對李能說道：「你馬上把地方劉三找來。」李能急匆匆去找地方。李躍又叫底下人到北門裡永利槓房把掌櫃張永利找來，跟著又叫人去買壽衣壽帽壽鞋壽襪，要合適的尺寸，再買套單經被裝老之物。又叫人請來一位瓦匠師父，把後院的通牆拆了一個大豁口，跟西院打通了。家人們一一照辦。這時候李能挑起簾攏帶著地方劉三進來，他見了李躍磕頭行禮：「劉三請大爺安。」「起來，起來。」「您找小子有什麼吩咐？」李躍伸手讓坐：「你坐下，我有件事告訴你。」劉三隻好坐下來：「大爺有什麼事？」說真的，地方劉三有點兒受寵若驚。李躍沉得住氣：「劉三，我這兒有點官事，可必須私下和解，你能幫我的忙嗎？」劉三很仗義：「大爺素常待我劉老三恩重如山，逢年過節，短與不足，您經常周濟我，可我沒什麼報答您的。不管什麼事，你提出來，辦得到我給您辦，辦不到的我也竭力給您辦。不怕這個地方鬧沒了，您還能讓小子我餓著嗎？」劉三知道李躍沒什麼大事，所以順水推舟這麼說。李躍點頭，然後站起來到裡屋，手裡拿著一個十兩錠兒：「老三，這有十兩銀子，你先拿著，事成之後，老夫還要重謝。」

劉三一瞧，真是見錢眼開，雪白的細絲紋銀，他眼瞇成一條縫：「哎啊，老爺子，無功受祿，寢食不安，謝謝您哪。」他倒實心眼兒，伸手接過銀子來往腰裡就揣，嘴裡問：「您有什麼事啊？」李躍就把陸二爺練藝慘死，請陸二奶奶過來，商量不經官府，私了此事，麻煩你開張殃榜出來。封建年代，死了人開殃榜，就是抬埋許可證。劉三通融道：「老爺子，地面兒的事情，由小子負責啦！」「好，你就辦去吧。」劉三走後，家人進來道：「永利槓房張掌櫃來啦。」好在都認識，張掌櫃的行完禮坐下才問：「老英雄叫我來有事兒？」李躍說：「張掌櫃的你多受累，一會兒裝老的壽衣買來，你帶著伙計洗屍穿裝成殮，多預備一些香面子石灰，然後用吉祥板把屍體抬往西院，等門前掛上吊錢紙，棺材來了隨即入殮。」正說著壽衣就到了。老人家叫家人打開包袱，袍套靴帽，鋪金蓋銀，衾單經被，頭頂的蓮花枕，腳下的白練，一應俱全。張掌櫃回櫃上叫人洗屍穿壽衣，從後院用吉祥板把陸二爺屍體抬過去。陸二奶奶母子也穿好孝服，叫他母子親視合殮，遵禮成服，靈旁陪伴。門前掛起吊錢紙，大門心都掛了白，門垛上帖好陸宅喪事，街坊鄰居才知陸二爺病故。擇吉日開弔款客，出堂發引。李大爺又請來風水先生，來到自家塋地旁邊，僻了一塚墳地。定好紙人紙馬、車船隨行、亭子雪柳、金庫銀山，散請帖發喪出殯。

白事辦完之後，李躍叫李英過去，跟陸二奶奶商量好，叫陸寅到東院學藝。老英雄把滿腔心血傾注在陸寅身上，二五更的功夫，風雨無阻。可這陸二奶奶左氏安人，本來身體不好，再加上遭此大故，身體日漸削瘦，慢慢地病倒牀上。李躍派李英每日三次問安，叫陸忠請本城上好的名醫調治，治病治不了命，二奶奶天年已盡，百日癆病，竟然去世。陸忠過去報信，李躍嚇有魂飛千里！自己思緒萬千，坐臥不寧。有弟妹在世，我把陸寅撫養長大成人，給他娶妻生子，接緒陸氏門中後代香煙，到那時叫他掌管家產，世代相傳，即使我死在九泉之下也對得起死去的二弟陸滾。弟妹活著，怎麼都好辦，現在弟妹已故，只留下八歲的孩兒，叫我如何處理？如果把他放在我的家中，人道我不安好心籠絡此子，說我看中陸家財產，蜚短流長，有口難辯。如果不把陸寅攏在身旁，再過幾年孩子血氣方剛，家財蕩盡，怎對得起已故兄弟弟婦？老英雄把心一橫，事到如今，怎能避嫌？李躍之心，唯天可表！馬上派人把陸忠叫來，陸忠眼含痛淚，道：「啟稟老員外爺，家宅不幸，主母身亡，少主人年紀幼小，小子事事無能做主，六神無依，唯有聽老員外爺的示下。」老英雄聞此言胸前淚灑：「陸忠起來，老夫本意趁你家主母健在，把你家少爺教養成人，也算完成老夫的心事。現在先給你家主母發引，死人奔土如奔金。事畢之後，你把陸家財產徹底澄清，登載賬目上，你一定親自管好，把不得力的閒雜人等，盡皆辭退，你只帶著三個人，給陸家看房。花錢的地方，皆由你與李能說後再支付，將來那院丟失東西物件，由你負責。」

陸忠連連答應：「員外爺如此辦理，陸氏全家有歿均感，連我們做奴才的都感激呀。」

從此，派專人侍候陸寅，光陰荏苒，日月如流，一晃八年。陸寅十六歲，李英二十四歲，陸寅的功夫，別看比李英差八年，可

真是不軟！李家的祖傳本領，除三十手閃手刀，盡命三刀的絕藝尚待開始教他，其餘的全會啦。

這一年夏天，天氣正熱。吃過中午飯，李躍告訴李能，把一張竹牀搬到小花園葡萄架底下去，這個地方很涼爽，李躍想睡個午覺。老英雄躺在竹牀上，頭東腳西，臉衝著外邊，用右手拿著芭蕉扇擋著臉，慢慢地沉沉睡去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李躍聽到腳步聲，噹噹噹，大凡綠林人十分警覺。他微微睜眼，從這破扇子縫隙處正看見陸寅臉帶殺機，咬牙切齒，右手拿一把雪亮的匕首，背在後面，躡足潛行。李躍一看他臉色不對，哎呀，莫非這個奴才，聽信旁人蠱惑，將恩做仇，誤認我是他殺父逼母的對頭？這叫老夫如何處理？

若當面質問於他，他可能畏罪而逃，那時他這份家產，何人承繼？如果不驚動這奴才，難道眼睜睜被他手中的利刃，置我於死地不成？老英雄前思後想，左右為難，心口窩一發熱，差點吐出一口血來！覺著胸口突突亂顫。陸寅越走越近啦！老英雄急中生智，猛然間想起個主意來，老人家把芭蕉扇從臉上一撤，好像要翻身，微微一睜眼，陸寅來行刺，賊人膽虛，一看老人家睜眼，右手把刀背起，嚇了一大跳！老英雄故作沒事：「陸寅哪，你到這來有什麼事？」陸寅前不能進，後不能退，只好硬著頭皮一笑：「伯父，孩兒見您午睡，怕有蒼蠅，給您轟趕蠅子來啦。」老人家心說：拿刀子趕蒼蠅，世間少有！「噢，你去吧，這兒沒蒼蠅，大伯還要睡哪。」陸寅萬般無奈，只好告返走啦。李大爺輾轉反側，再也無法入睡。他想啊：我待陸寅的一片心，他決無變動，這是受了別人的蠱惑，這個人一定跟我不睦，他才挑撥李、陸兩家不和，坐山觀虎鬥。是誰呢？老英雄想不起來呀。

原來本地有兩個土混混，一個五十多歲的叫胎裡壞，一個四十多歲的叫一包膿，都賴李家賬想不還。這天，陸寅過來，胎裡壞故意說：「兄弟，陸家這個後代可真不給他死去的爹娘爭氣呀。」陸寅趕忙一撒腿，藏在籬巴犄角上，心想：這個人說誰呢？又聽這一包膿說：「您提的是那位已故的撓頭獅子陸滾的兒子嗎？」「沒錯，就是他。」「哥哥隔牆有耳，這是他們家的菜園子，別叫人聽見。」「嘿，怕什麼的？就是他站在咱們的眼前，說這話都沒錯！」「您說什麼哪。」「唉！您看這年頭，一年比一年壞，人心在變哇！有這麼句話，修橋補路雙瞎眼，殺人放火兒女多。越辦好事越倒霉，損陰喪德卻福壽綿長。就拿這姓李的來說，真叫人生氣，說句轉文的話，是外飾溫良之貌，內藏虎狼之心。這麼壞的人他活的長遠，可那位真正的好人陸二爺，不但家敗人亡，很快就要斷子絕孫哪！」陸寅聽到這二人背地裡議論自己年高德重的大伯李氏，勃然大怒，他想過去痛打這兩個壞小子，可聽到最後也提到自己去世的父親。陸寅強忍怒火又停住了，聽那個四十多歲的一包膿說：「哥哥，咱們可都是土生土長，您說說我聽聽。」他一伸大拇指：「就拿他來說吧，根本沒什麼能為，在外邊混了那麼多年，他要真有本事，怎麼連個媳婦都娶不上呢？他回雲南府，可給人家陸二爺磕頭，求人家別回湖南老家，跟著到咱們雲南府。沒有姓陸的，他放開鏢局能發財麼？現在茶來伸手，飯來張口，都是人家陸二爺給掙來的。姓陸的滿腔熱血都倒給姓李的，可結果被姓李的給紮死啦，反過來倒說自己練功夫不慎死的。就憑陸二爺這身好能為，怎麼能被紮死呢？姓李的早就下狠手啦，又暗下毒藥害死了賢德的陸二奶奶，借著教武藝又把這陸少爺籠絡在他身旁，很快就要把他也害死。可惜陸二爺心血一生，到頭來兩手空空！咱不說別的，這位陸少爺也不小啦，殺父之仇，不共天地，不同日月。可他依然認仇做父，對這位人面獸心的伯父，還是百般恭敬，真對不起他死去的父母！他若是個小雞子呢？也該乍乍脖子毛呀！若是個螞蚱，也該蹦達蹦達。其實咱們說的都是廢話，哈哈，咱還是找個地方喝二兩去吧。」兩個人說著往南走啦。陸寅影綽綽聽著什麼笑裡藏刀、口蜜腹劍，真是良言一句三冬暖，惡語傷人六月寒哪！

陸寅這血氣方剛的年輕人聽了這話，也沒有好好想想，當初到底是怎麼回事？

人家李躍待你究竟如何？就認為背後說的話是真話。他咬牙切齒，暗備匕首一把，明殺絕不可能，便行暗刺，欲殺了李躍，再將李英置於死地，然後去湖南常德府陸家堡認祖歸宗，這樣他可就留上神啦。今天老人家在葡萄架下納涼午睡，他一看機會到啦，卻被老英雄看破。

李躍等陸寅走後，慢慢地坐起來，左思右想，不好辦理。回到前廳，李能打來洗臉水，老人家梳洗完畢，叫李能把竹牀收起來。從這天起，每日早晚帶著兩個孩子依然練功，毫不鬆懈，暗中留神，見陸寅貌合神離，不由心中難過，感到嗓子眼兒癢癢，哇的一下便吐出一口血來。他覺著心裡突突亂跳，臉色發白，鬚鬚上都沾上血啦，李能趕忙扶住李躍：「員外爺，您這是怎麼啦！快告訴二位少爺，請郎中看看脈，吃劑藥吧。」李能擰了一條濕毛巾，把老人家的嘴角鬚鬚上的血擦乾淨，扶著他坐好。李躍喘息一下說：「李能，我已年近古稀，幼年操勞過度，吐血也是常事，不必聲張，也無須請醫調治，更不要告訴兩位少爺，以免他們擔心。」這可把李英嚇壞了！陸寅心裡卻想：老東西你可別死，等我親自殺你，好給我陸家報仇！陸寅也假惺惺的問候。老人家微笑：「可能受了點兒暑熱，靜養幾日也就全愈了，你二人好好用功，不必掛念。」打發兩個人出去啦，李躍心裡明白：老年吐血，因為幼年饑餓勞碌，可自己身為武師，敢說內力充沛，只有駑傷吐血，自己並無過力之舉。這吐血的原因，是因為陸寅行刺於我，我無法周全此事，怒他不知好歹，以親做仇，憤怒攻心，我才吐血，如果不能善養，恐怕就一蹶不振了！無奈這事不能放下，越吐越厲害，日見消瘦。李英也真著急，衣不解帶地侍奉。

幾個月來，老人家有些精神恍惚。已經是秋末了，天氣十分悶熱，老英雄在牀上反側不寧，實難入睡。天交三鼓，屋裡一片漆黑，感到自己耳鳴心跳，十分煩躁，四肢乏力，六神無主。老人慢慢地扶著牀邊站起來，披上小褂兒，穿上鞋往起一站，覺著重腳輕，心中亂跳，扶著牀沿兒往外躡，噹噹噹，感到氣喘吁吁，停了一會兒，再往外來，從裡間屋到外間，費了很大力氣。把屋門拉開，挑起竹簾，邁步到門外，抬頭看天，繁星閃爍，牆角下草蟲鳴叫。一陣大風吹得老人家透體生寒，自己仰天長歎：「唉，想我李躍，家傳武藝，在江湖上頗有威名，到如今病體纏身，二豎為災，再不能馳騁於江湖之上。悠悠蒼天，曷其有極！」老英雄猛一回想，機伶伶打了一個寒顫，小奴才陸寅，聽信奸人之言，有意與老夫尋仇，幸虧發現尚早，未將絕藝盡傳，如果把藝業盡行傳授，我父子豈不束手待斃，焉有老夫三寸氣在？現在陸寅尚且不敢造次，倘若老夫撒手西歸，我兒李英必被陸寅所害！老人家想到這裡，腳下如踩稀泥，四肢無力，腳步踉蹌往前邁了兩步，雙手一扶前廊抱柱，張開口哇哇哇，三口鮮血吐在階階之上，就要摔倒在地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從二門外跑進一個人來，伸手扶住老人家：「爹爹。」正是少爺李英。

李英二十四歲啦，他見父親身體日漸消滅，幾次請爹爹答應，找位醫生診脈看病，可老人家執意不肯。李英五內如焚，飲食難下，又見老人家總有心事在懷，就是不願明言。他想試探詢問，老人家守口如瓶，他心裡乾著急，只有暗中落淚。他也感覺到陸寅貌合神離，話語之中，有些興災樂禍。奇怪的是，今晚他怎麼也睡不著覺，自己來到內宅院，一進二門看見老爹爹正在吐血，這才飛身過來扶住。老人家血染胸襟，鼻子翅發顫，喘個不停。李英熱淚直流：「爹呀，為了兒子您也應該請醫生看看，到底為了什麼呢？爹爹，孩兒還不能自立，倘若爹爹有個山高水低，叫孩兒怎麼辦哪？」李英一句一淚，泣不成聲。老人家舐憤情深，道：「兒啊，先扶為父到屋中休息。」李英攙著老英雄來到裡屋牀沿坐好。「英兒，去到外面把血跡衝掉，回來有話對你說。」李英答應著出去，把血跡收拾乾淨，然後回到牀前。「爹爹，您有什麼吩咐，快給孩兒說吧。」老人家二目失神，喘息稍定：「兒啊，你可知道為父這場大病從何而起？」「爹爹，孩兒不知啊。」「兒啊，你到外面，房前房後查看一番，馬上回來。」李英知道老父親有心腹大事，趕忙出來，飛身上房四下查看，確無一人，立即下來回到上房：「孩子遵老爹爹之命，查無一人，請爹爹放心。」老人家長歎一口氣：「唉，兒啊，你要知為父這場大病就從陸寅身上所起呀。」老英雄就把陸寅行刺前後始末根由細說一遍：「兒啊，為父有心說穿此事，唯恐陸寅惱羞成怒，如何是好？」李躍要看看兒子是什麼態度，果然這二十四歲的年輕的小英雄，劍眉雙挑，虎目圓睜，切齒咬牙，面似鐵青，直氣得渾身發抖，雙手抱在胸前：「父親，小冤家陸寅忘恩負義，不念養育之恩，教訓之德，以忠報恩猶可，以怨報德大謬，孩兒誓死殺之！」老人家點點頭：「壯哉我兒！你要把他致於死地？」「孩兒一定殺此負義之人。」

「近前來！」李英趕忙湊到父親的旁邊：「爹爹。」

「呸！」老人家啐了李英一口唾沫，用手點指：「好一個不孝的冤家，爾真個大膽！」直嚇得李英魂飛天外，撲通，跪在牀前：「爹爹，孩兒年幼無知，不會說話，惹惱父親，您責罰孩兒吧。」老人家看看這幼兒無母，即將失父的兒子，不忍心再責備

啦，一聲長歎，伸右手撫摸著李英的頭頂：「起來吧，父子天性，怎能怪你無知呢？」李英站起來：「爹爹明白指示孩兒的謎團才是。」「你知道，八年前，你二叔在咱家偷練功夫，自戕身死，你孀母又相繼去世，陸寅他聽信旁人挑唆，將恩做仇，才要加害為父。如果為父發作起來，陸寅就要遠走高飛，正合奸人之意，圖謀陸家財產，趕走陸寅。如果隱忍不言，我父子防不勝防，總有一天，遭他毒手，為父在世尚且無關，倘若為父一死，你又豈能逃脫？如果我兒喪命，為父又怎能對得起你死去的娘親。」說著話老人家一邊喘息，一邊落淚如雨。「你要殺死陸寅就對不住你的叔父孀母哇。」李英聽著跪下啦：「爹爹，孩兒已知你的苦心，從今以後，只許他不仁，兒子不能不義，一定成全李、陸之交！」老英雄點頭：「兒啊，這便才是，我兒的武功，根底雖好，只這八年來，為父把心血都用在陸寅身上，幸虧蒼天有眼，發現尚早，若將李門絕藝，盡行傳授，我父子乾受其苦。」

若兒真能言行如一，從今晚起，你到為父房中來，我把三十六手閃手刀，以及騰身步月的功夫全都傳授於你，以做防身之用。」

「孩兒謹遵父命就是。」

到晚上天交初鼓，老英雄病榻傳藝，一招一式，叮嚀李英，勤習勤練。

直到三個月頭兒上，尚有三招絕命刀未傳，老人家已經不能起牀啦，在牀上爺倆一人一根竹筷，以箸代刀，傳給李英，最後學全，又把治毒藥傷的秘方給了李英。最後，老人家啞著說了幾個字：「你就叫騰身步月吧。」說完一欠身，哇哇哇一連吐了幾口血，銀髯皆赤，雙眸上翻，當時昏過去。嚇得李英心膽具裂，趕忙扶住老爹爹躺好：「爹爹醒來！」叫了好半天，可歎這位成名天下，交朋友古道熱腸、肝膽義氣、仗義疏財、大義綱常的老英雄身歸那世了。

李英哭得死去活來，昏歷數次。李能老淚縱橫，慢慢勸解，把準備好的壽衣拿來，給老人家洗身換好。陸寅聞訊就到啦，他心裡咬牙，老兒已死，我不能手刃親仇！不，還有李英哪！幸了李英也算給爹娘報仇雪恨。可他表面也如喪考妣，揮下幾點鱷魚淚。事情完畢，給諸親貴友道謝，李英來到乾德銀號，面見吳指南磕頭。吳二爺歎了口氣：「士鈞，真沒想到你父親身為武師，應該壽享高齡，他倒先我而去，實令至友痛心。你已經二十四歲，內無主婦，怎麼過日子？通權達便，不要等孝服滿了再成親，我作主該給你結婚啦。」「是，孩兒也是這麼想的。不過我願意先給弟弟陸寅結婚，我回家跟他商量一下。」吳二爺點頭。李英他想著冤家宜解不宜結，設法籠絡住陸寅。回去跟李能一提此事，老管家很贊成，因為從李大爺當初吐血，一直到死後，李能都感到蹊蹺，再看到李英、陸寅的面合心不合，李能也明白了八九成。李能當然願意兩位少爺都成家立業，娶妻生子。所以馬上把陸寅找來，李英臉帶微笑：「二弟，我們先人相繼去世，咱們哥倆都已經長大成人，按禮說咱們都在守孝，不能成婚，誰叫咱家內裡無人呢？我想先給你結婚，不知你意下如何？」陸寅一聽心想：怎麼著？要給我娶媳婦，這是拿媳婦拖累我，不叫我宰你，那那兒行啊！「哥哥，我才十六歲，要說結婚，您倒是該娶嫂子，我不願意過早成婚。」李英點頭：「二弟真要不願意，那麼愚兄先辦，過個一年半載的你再辦好嗎？」陸寅連連答應，可他心裡咬牙，你娶吧，多一個人我就多宰一個！陸寅顯得很高興：「哥哥，我給您張羅，您娶過嫂嫂，我再娶才算正理，兄長不娶小弟娶也被親朋恥笑。」李英也就點頭啦。

吳指南給李英提了一位秀才王群文的女兒，品貌端莊，讀書明理，頗識大體，今年二十一歲。李英樂意。商議已畢，這才請親友，過龍鳳帖，放大訂，擇吉成禮，搬娶過門。由於在孝服之內，也不大辦，花堂交拜，不必細表。次日清晨，小夫妻致謝親友，喜事就算過去。小夫妻甚是和美，王氏操持家務，井井有條，而且雍容華貴，沉穩大方。不論在他弟兄中間，還是在親朋以內，可以說撒水不漏，街房鄰居都誇好。一晃四年，先生一女，又生一男。可陸寅更咬牙啦！好，要宰就是四口啦！

一天，吃完早飯，李英有些困倦，他知道陸寅出去啦，自己想休息一下。

他從內宅出來，過天井院，來到東跨院南房盡東頭兒，一個小獨間，這是李英練功的地方。靠南牆有個小竹牀，李英進來連鞋都沒脫，頭東腳西臉朝裡就躺下啦。剛要入睡，就聽門前，嚶嚶嚶，有輕微的腳步聲，從外邊進來人啦，正是陸寅。四年來他無時無刻不在想方設法要殺害李英的全家滿門，無奈防範甚嚴，無從下手。今天他是離開家門，可剛出去他又回來啦，暗地裡看李英奔東院休息。陸寅一想：天賜良機，該你李英命喪啦！他回到自己的屋子，把衣包包好，多帶一些銀兩，背在身上，厚背雁翎刀亮將出來，刀鞘別在背後。他想：自己的能為比李英強，當場動手我也能宰他，不過孩童斷守，不大好看，暗暗殺他，然後殺他妻子兒子，蹂躪回轉湖南歸宗認祖，也使九泉下的父母瞑目啦。他從屋裡上來直奔東跨院，到門口往裡看，李英呼吸挺勻，沉沉睡去。陸寅高興，他右手持刀，腳尖兒點地，噌的一下，飛身到牀前，右手刀高舉起，刷——攔腰就是一刀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陸寅早被李英發覺啦。李英心裡一陣難過，看來今天陸寅就要抓破臉兒挑明啦，我要是假裝不知道，一定要殺我，我一死就是四條人命，他豈能饒過我的妻室孩兒？我要一發作，陸寅定要遠走高飛，正中了他圖謀他財產的流言。李英左右為難，陸寅的刀就到啦，李英用了一招「烏龍攪柱」，好俊的功夫，全憑自己的兩肩之力，雙腿和身子往外一旋，右腳一掃，噲亮亮，踢掉了刀，跟著右腳一卷，飛起左腳，正踢在陸寅的小腹上。咕噠噠，陸寅仰面摔到在地。

李英隨著雙足落地，身子起來，貓腰撿刀，左手一捋刀背，坐在牀沿上：「做什麼？」陸寅並沒起來，躺在那兒沒動，李英一看，假做吃驚：「兄弟，你怎麼跟哥哥我開玩笑哇，難道你要試試我的功夫，看看我的警覺如何？哈哈，快起來，摔著哪兒沒有哇？」陸寅臉色十分難看：「李英，你少來這一套，沒宰了你算你命大，不能給我死去的爹娘報仇，算小太爺無能！你把刀舉起來，照小太爺脖子上砍，斃一斃眉頭不是英雄好漢！我成全你們父子，把陸小太爺殺了吧。」李英不枉是神槍向西來李躍的後代，人家連一點兒氣都不生，微微一笑：「二弟，不提報仇二字，愚兄絕不多言，今天你既然提出來報仇二字，愚兄有滿腹的話要說給你聽啊。」李英的眼淚刷刷地往下流，泣不成聲：「二弟呀，你的先人，一在湖南一在雲南，相隔幾千里，關山相阻，自從弟兄結拜之後，始終如一。當年我父回歸鄉里，勸二叔回轉湖南，可就因為手足之交，才來到雲南。他們當年同生死共患難，是生死至交。我的老父有什麼權利要害二叔一死？如有害二叔之心，當年分手就各奔東西，豈有今日之事？二叔慘死，你已然八歲，也應有所察覺，即便你不知道，難道孀娘也不知道嗎？是叔父自戕而死，還是被別人害死，你心裡能不明白嗎？要說你家財產，陸忠尚在，財務房產由他一人掌管，我父子何能霸佔？圖財害命天理不容！你血氣方剛，十六歲以前為什麼沒有敵對之心？十六歲以後你才要刺殺我父？看來是別人調唆挑撥，離間李、陸兩代深交，是殺人不見血呀！我父因你變心，左右為難，憂憤成疾，臨危之際，叫我對天發誓，一定要保持李、陸兩家之交。四年來你我貌合神離，愚兄不是不知，只是無法通及此事。如果兄弟聽得進哥哥的話，化干戈為玉帛，化嫌為好，那就以前種種比如昨日死，今後，我弟兄要勝似同胞一母生，交情高過先人，讓那些小人們乾生氣！這就是李、陸兩家有德，交情傳輩。如果賢弟你一定要認為你父被害，一定要殺李英而後快，那就今天之事算做烏有，把刀給你，愚兄自己留神防範，倘有疏漏之處，任憑賢弟來殺，那就是李、陸兩家無德，才生下你我這不能恪守父道的不孝子孫！你看著辦吧。只有一樣，你千萬千萬不能離開這個家，愚兄就感激不盡啦。」說著，把刀遞給陸寅。陸寅挺身站起，伸手接過刀，把眼睛一瞪：「哼，你想讓小太爺在家中被你困死？豈能辦到！小太爺走啦，將來有能為報仇，沒能為仇不報啦！」說著轉身出去，等李英追出來，陸寅蹤影不見。

陸寅這一走，李英犯難了，傳出去不是我把陸寅擠走，也是我給擠走的呀！二來滿城風雨，我李英也無法在雲南府立足啦。李英無精打采奔正院內宅，一邊走一邊在想：看來陸寅並不是走了算完哪！還要來雲南府找我一家的麻煩，勢難並存，非他殺我，即我殺他，致使兩家名姓不香！唉，惹不起我躲得起呀！乾脆，早離開這是非之地吧。想到這兒，來到上房屋中，賢德的大奶奶王氏，在炕上哄著一雙兒女玩哪，一看李英面色難看，趕忙下地：「你不是去休息一會兒嗎？怎麼神色這樣不好哇？我去泡茶去。」李英攔住：「快哄孩子玩吧，不要泡茶。」很安詳地坐下。王氏心中忐忑不安，細問李英。李英自從妻子進李家門，事無巨細，都要過問稟告，只有這件事無法對妻子言講。可王氏賢人心細如發，早就看出來啦，只是怕丈夫煩惱，不敢動問。李英是怕妻子分心，也不能提。看來今天是箭在弦上，不得不發啦：「賢妻，為夫有一件事很對不起你。」王氏一笑：「夫君之言差矣，我夫妻結婚四載，互相敬重，如賓如友，怎麼談到對我不起呀？有什麼事不用為難，就說出來吧。」「賢妻原諒，解我愁腸，很是感激。你

可知道我們家的事啊？」

李英就把以往之事，一字不漏地詳細說出來。「賢妻，本不當跟你說出此事，自你過門之後，操持家務，生兒育女，並沒有一刻舒心的日子，做丈夫的覺著對不起你呀。」說著話李英用袖子拭淚。大奶奶又驚心又擔擾，驚心的是天下真有這樣忘恩負義之人，擔擾的是丈夫功夫雖好，也防不勝防，萬一遭了暗算，如何是好？想到這裡，眼望李英：「丈夫啊，我一婦道人家，見識很短，二弟雖不好，也是兩代深交，不能違背先人遺言。但是他既然與夫君決裂，轉目成仇，豈能善罷？不能不防。我有一個辦法，倒不如遠奔他鄉，隱姓埋名，躲災避禍，就這件事不了了之，不知夫君以為何如？」李英一聽妻子跟自己想到一塊兒去啦，忙問道：「賢妻，舉目無親到哪裡去？」「這個不必憂慮，我的姨家遠在元謀山區銅牛鎮，老夫妻並無子女，這不是很好麼。」李英站起身來：「賢妻曉大義識大體，能隨為夫離鄉背井，成全李、陸兩家之交，上對得起死去的先人，下對得起未成丁的子女，真是女中之魁，請接受李英一拜。」李英跪倒磕頭，大奶奶趕忙扶起。

次日，僱了幾輛大車，把所有行李衣物全拴好，然後一家上車，連吳指南那裡都不辭而別。李能等李英走後把家人都給另謀了事，每人給五十兩銀子，這樣陸忠給陸家看墳，李能也就算給李家看墳。可歎李英為了不忘遺訓，維護先人的名聲，只落得身無立椎之地。來到元謀銅牛鎮投奔姨父母家中，老夫妻十分好客，又是這樣的親戚，當然很歡迎。李英拿出錢來，托姨父在一個小山環的密林深處，買了十幾畝地，買了幾間房，一家人定居於此。並且囑咐姨夫不要往外聲張，閉門課子，把父親傳授的槍刀以及騰身步月的功夫，苦苦習練，武功大長。

一晃三年，正是桃紅吐絲，楊柳垂綠，冰河破凍的清明時節了，大奶奶跟李士鈞商量：「先人墳墓已經三年未填土啦，祖宗雖完，祭祀不可不誠啊，趁此清明時節，也應該暗暗地到父母墳前去祭掃，才是做孝子的道理。」李英點頭：「賢妻所言，正合我意。」大奶奶立即收拾上供之物。李英告別妻子孩兒，直奔雲南府而來。到了東關外，先找個小飯鋪吃些東西，然後又請了幾炷香，這才趕奔墳塋地。當年立墳之時，也就是葬埋母親的時候，所栽種的杉木桿子，三十多年來都已成一片茂密的大樹林，欣欣向榮，煙籠霧繞。

等來到墳前一看，父母親的大墳頭兒，又堆了很多新土。又見墳前有大堆的紙灰，尚沒刮走，墳頭上壓著長錢，隨風擺動，墳前未燒盡的香根兒尚在。

英雄見墳塋念雙親，不由得大哭起來，跪在墳前越哭越痛。眼淚汪汪，抽抽答答，又來到叔父孀母的墳前，一看墳頭兒也填的很大，燒了紙錢。李英想起當年李、陸兩家一宅兩院，親如手足，何等的快樂？曾幾何時，相繼凋謝，反目成仇！陸寅下落不明，我也背離鄉井，對不起先人，不由得又悲從哀來，跪下哭了很長時間。親自用手捧土給兩家的墳都填了墳，然後取出香蠟等物，焚燒紙磕了頭。他在墳前徘徊不忍離去。猛然間樹林外腳步聲響，正是義士李能，三年不見，他鬢髮皆白，已是龍鍾老態。肩頭上扛著一把鐵鍬，進了樹林看見李英就是一怔，然後回頭往樹林外觀看，臉上顯得很害怕，這才跑過來放下鐵鍬，跪倒磕頭：「少爺，老奴給您磕頭啦。」李英搶步上前趕忙跪下：「老哥哥，您替李英盡孝，我給您磕頭。」兩個人互相攙扶著起來：「老哥哥，這兩家的墳地，都是您填的？」「不錯，都是我和陸忠填的。每年十月一還有清明，都來填墳上祭。少爺，你還敢來填墳？趁著無人知曉，你你你趕快逃命去吧。」李英一聽可就怔啦！「您這是什麼話？小弟不殺人不越貨、不偷資不劫取，奉公守法，逃什麼命啊？」李能臉色一變：「少爺這三年您都上哪兒去啦？」「我三年足未出戶，只是練功，什麼地方也沒去呀，怎麼啦？」「不對，大少爺你可別瞞著我呀？」「我的為人你還不知道麼？」李能一伸手，掏出一個紙條來：「您看看！」李英接過一看，上寫：「一口鋼刀掌中擎，五湖四海任縱橫，豪傑一怒傷人命，騰身步月叫李英。」

看完之後李英臉色都變啦！渾身發抖：「這事從何而起，老哥哥你快說。」

「少爺，你先別急，三年前你走後不久，老漢在家中，有人叫門，我出去一看，是雲南府班頭金眼鷹孫亮。因為當年咱開鏢局子，孫亮他隨禮掛紅，為此我認得他。我問他找誰？他說找你，我說他全家已經搬走，他問為什麼搬家？我說內情我也不深知，可能為躲災避禍。他掏出個紙條來叫我看，我說這是怎麼回事？他才說出少爺你不顧桑梓之情，鄉里之義，竟不顧先人臉面，在雲南府做了十八條命案！殺害的都是大姑娘小媳婦，最後一案把知府的掌上明珠，十七歲的小姐給殺啦！留下都是你的名字。知府梁玉書立馬追風要破這案。他說可別隱瞞，我說絕不隱瞞，確實不知。孫班頭帶眼明手快的官人，在咱家前後蹲坑有半年。少爺真要是您辦的，您可對不起死去的老主人！」

李英呆若木雞，半天沒說出話來：「老哥哥，李英的為人你應該相信，你看我長大的，豈能做此折衷祖德，促己之壽的壞事？一定有人要害我才留下我的名字，我一定要設法拿賊辯冤！」「等一等，老奴相信大少爺。還有一件事，二少爺陸寅在你走後回家一趟，把家裡剩下的人都辭去，剩下多少銀子全弄走啦，陸忠跟我在一起過活。別的什麼事也沒有啦，你就放心的去吧。」

李英這才與李能分手，他心急如焚，想自己遭此不白之冤，何日可雪？邁大步連夜回到銅牛鎮自己家中，把這事詳細的跟大奶奶一提，大奶奶也嚇了一跳。她定了定神：「夫君，我是知道你的，三年足不出戶，為妻有句話，可不知對不對？」「你說出來聽聽。」「當年陸二弟行刺未成才離開雲南府，走後不久他又回去辦理家務，看來他是不是要殺夫君你而未成，才在雲南府做案，留名陷害？妾身未嫁之時，不知夫君得罪過人嗎？你我夫妻在一處，我感到夫君不會得罪人的。想想過去能知現在，看看現在能知將來。一定是二弟與壞人勾結，不然他才二十餘歲，豈能做這種傷天害理，受人唾罵對不起祖宗的壞事呢？夫君可再思再想。」李英連連點頭：「賢妻所言非謬，李英頓開茅塞，陸二弟本係湖南常德陸家堡的人氏，我想是他所為，為夫三十歲不曾與武林同道接觸，更談不到得罪人，與別人有什麼深仇大恨，我想去湖南查尋一下。」「夫君前去是對的，如果不把此案弄個水落石出，死難者難以報仇，沉冤者難以雪恥。不是為妻離間你弟兄不合，實因關係到先人的名姓，夫君的清白！」「賢妻深明大義，拜托你照看孩兒啦。」李士鈞也知道三天五日回不來，打點一個包袱，單衣衣還有夜行衣備齊，把治毒藥暗器的方子也帶上，然後往身上一背，厚背雁翎刀佩好，離開家中，直奔湖南常德府而來。

心急似箭，晝夜裡兼程並進。非只一日，來到了常德府。東關有座破廟，李英一想住在這兒到不錯，並且還省店錢。他找個飯館吃飯，一邊吃一邊問伙計：「你是本地人嗎？」伙計笑啦：「哈哈，爺台，咱是土生土長的，祖宗三代都住在這兒。」「噢，跟你打聽一下，有個陸家堡離咱這兒多遠兒？」

伙計一聽這個樂呀：「您打聽陸家堡算打聽對啦，那兒是我姥姥家，離這兒往東南大約四十里路。那個鎮子裡姓陸的居多，旁的姓很少。我外婆家也姓陸，可有一樣，跟人家有錢兒的姓陸的就同姓不同宗啦。」李英點頭：「有錢的不也姓陸嗎？」伙計搖頭：「不行啊，說不到一堆兒去，陸家堡的大財主是姓陸的親哥倆，大爺名叫陸占魁，已死多年啦，二爺名叫陸占鼈，也不在家中。只有大爺的獨生子，名叫陸豐號叫鬆坡，有個外號叫戲水江豬。人家全都精通武藝，高來高去，來無蹤去無影，您要得罪他，那可了不得！爺台，我這話說多啦，我還得張羅別的飯座哪。」李英一想，陸曉村一定投奔陸鬆坡來了。他吃完飯付了賬，又找個地方喝茶，耗到夜深人靜，走進破廟，在供桌上一坐，閉目養神。等到天光閃亮，李英出了破廟直奔陸家堡而來。

來到之後，一看也是個大鎮子，足有上千戶人家，東西長街，南北短街，李英暗地一打聽，才知道陸鬆坡去了常德府。他不在家中，風言風語說來了個遠房的弟弟。李英一想：莫不是曉村已經跟陸鬆坡合在一處？陸鬆坡在家中為富不仁，欺壓鄰里，並不是個好人！如果陸寅跟這個人接頭啦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恐怕兄弟身染下流，看來雲南府的案子，他做得出來呀！李英主意拿定，回到常德府。白天他明察密訪，到晚上破廟裡換好夜行衣，長衫一圍，小包袱一背，插好了刀，從廟中出來，各處尋找。這天巧啦，李英在東關外正在查看，突然間從西北方嚮往東南方向來了一條黑影，他立即爬在地上，借著月色看清了，正是自己要找的陸寅陸曉村，一身夜行衣，背插鋼刀，青色絹帕纏頭，臉色灰白，連一點血色都沒有，鼻子發尖，兩肋無肉，二目無神，十分難看。李英到現在全明白了，這陸寅已是身染下流的綠林敗類！

可惜二叔陸滾英雄一世，生下這不肖之子，自己有心過去把他攔住，又一想不成，他可以矢口不認，倒不如給他插根尾巴，看他幹什麼去，抓住把柄，不容他不認。思索已定，等陸寅過去，李英在後面就跟上啦。現在李英的本領比陸寅強萬倍。順關東往東，出去不到三里地有個小村莊，陸寅就從北面進了村。穿著樹林，越過護村壕，靠北面有一大牆，李英一看就知道是個大戶人家。陸寅飛身上大牆，輕車熟路，飄身而入。李英也跟著上了大牆，往裡一看是個精緻的花園兒，雖不是十步一樓，五步一閣，也是水閣涼亭，迴廊曲繞，百花盛開，紅紫芳菲，十分幽雅。花林深處有一座四方小院，後窗映出燈光。越走越近，內有姑娘媳婦說笑之聲。噢，李英完全明白了，陸寅並非偷盜竊賊，確實是偷香竊玉，污辱婦女姐妹來的。李英暗暗咬牙，心裡叫著陸寅的名字，你出身名門，父親也是綠林好漢，家門無德，生下你這樣的敗類！九泉有知，能不痛恨於地下？看來你被陸鬆坡勾引壞啦，才到雲南殺死十八名婦女，又借刀傷人，做下這為人不齒的蠢事。李英下決心捉拿陸曉村，不巧在常德府遭了兇險。